

1235 21

风雨流年

苏远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雨流年/苏远著. —北京: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
2002.12

ISBN 7-5043-2796-4

I. 风... II 苏... III. ①电视文学剧本—作品集
—中国—当代②广播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2220 号

风雨流年

作 者:	苏 远
责任编辑:	张志红
封面设计:	王 玫
责任校对:	李红军
监 印:	戴存善
出版发行: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:	86093580 86093583
社 址:	北京复外大街 2 号(邮政编码 100866)
经 销: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	第一拖拉机工程机械公司印刷厂
装 订:	第一拖拉机工程机械公司印刷厂
开 本:	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:	245(千)字
印 张:	10.5
版 次:	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	500 册
书 号:	ISBN 7-5043-2796-4/I·535
定 价:	16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前 言

本书共收集了四个电视剧本和两个广播剧本,约二十余集。我自己写的有《金凤凰》、《捉豹人》和《血染的契据》三个剧本,其余《寻找李泊涛》、《工蜂》和《风雨流年》都是同志们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。

说实话,我不会写剧本,我是做新闻工作的,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做党的基层领导工作,如工厂的党委书记、大学的党委书记等等,对于写剧本,连想也不曾想过。打倒四人帮以后,1977年11月我被安排到河南省广播事业局当局长。从事广播电视的领导工作。那时,电视事业尚未展开,家中有9吋黑白电视机的都很少,电视台大部分时间是转播中央台的节目,大约到1980年左右,日本产14吋、20吋的彩色电视机大量涌入中国。群众家中的彩电多了,对电视的要求也就高了。尤其是电视剧很少,电视剧本奇缺。中央广播事业局要求各省市局动员大家多写电视剧本,局长要带头写。于是,我一方面从电台文艺部抽调王明堂、朱祖根和李克勤等到电视台,充实电视剧编导队伍,并着手将李准的小说《黄河东流去》中的一段改编为电视剧《锁呐情话》。而我自己也赶着鸭子上架,写了电视剧本《金凤凰》,由省电视

台录制后,先送省市台播出,1981年国庆节晚上,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播出,次日第二套节目又重播,这给我很大的鼓舞。1982年我又开始写《捉豹人》,这是根据一个猎人成长的曲折故事写的,由于种种原因,没有写完便放下了,最近才由吴英杰同志帮助修改完成。据说该剧录制后收视效果比较好,且有教育意义,故收入本书中。

1983年,我退居二线,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,常赴各地视察工作。群众主动找上门来告状的很多。错案冤案真不少,我禀着两袖清风不信邪、一身正气不怕鬼的大公无私精神,为群众办了几件实事。例如某市有个小锅炉厂,年总产值还不到四十万元,却硬说厂长一人贪污了65万元。领导上为了抓经济领域里的大案要案,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,硬把他抓起来关了一年多,其中吊打逼供48天,使一个好端端的乡镇企业停产了。我接到此案后,立即随同市委重新进行了调查审理,终于真相大白,给予平反了。

在新全县,县委书记是我在洛阳工学院工作时的学生董天文,他满腔热情苦干近十年,把一个全国闻名的穷县翻过身来,年产值达一亿多元,为群众办了很多好事,到后来却受了处分,他不服气,写了告状材料,是我帮他送交中纪委的,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审批给了河南省委,才把处分撤销。但他积劳成疾,又经常怀

着一肚子怨气，心脏病发作，终因医治无效而与世长辞，年仅 56 岁，真可惜。

为了真实地记录下这些事，让更多的人知道，我写了小说《青天有几重》，省广播电台的安书贤同志把它改编成五集广播剧《工蜂》，于 2000 年 5 月在省广播电台播出，效果甚好。

关于我的小说《埋在心底的爱》，先由洛阳广播电台的张建学同志改编成八集电视剧《风雨流年》，后来安书贤同志又改编成三集广播剧《寻找李泊涛》，于建党八十周年时播出，效果很好，许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。安本人也感到很满意。

小说《埋在心底的爱》的故事是解放初期的事，时隔三十余年，至今才改写成小说出版，并且很快改编成广播剧和电视剧，使我精神上得到了轻松愉快，着实高兴，今日又是新春佳节，许多老战友、老朋友以及我当年的学生、青年朋友们给我寄来了许多贺年片、贺年信，打来了贺年电话等等，我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在这里我摘录几封贺年片和大家同享幸福快乐！

原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及夫人肖岩同志的贺词是：祝贺新年、春节快乐。

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马捷同志的贺词是：年年健康、岁岁平安、天天愉快、事事如意。

老战友黎辛同志的贺词是：恭贺新年、健康欢乐、合

府吉祥。

有意思的是他在最后括弧里还专门写了一句“老铁今年身体好。”告诉我张铁夫同志 80 岁了，身体很健康。说明我同老铁的关系非同一般。

那么，老铁的贺词又是怎么写的呢？请看：请接受我节日诚挚的祝福。祝你：一、长寿、寿比南山不老松，保九争百。二、耳聪、目明，能吃能睡，能爬格子，能出游。三、无私心地宽，君子坦荡荡。称心如意，安度晚年。我给自己拟了一幅对联，抄赠愿共勉，上联是“两袖清风不信邪”，下联是“一身正气不怕鬼”，横批是“一正二硬”，祝阖家节日欢乐！（铁夫元月二日）

他的这幅对联，我颇有同感，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。俱往矣，如今国家富强昌盛，人民安居乐业。这种国富民强的太平盛世，对我们这些老年革命工作者来说，当然深受鼓舞，因为也有我们一份功劳呀。我们老年人，总希望多活几年，共同享受这富裕美好的幸福生活。正是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
苏 远
2002 年春节

序

这是平生第一次为作家的作品写序言。而且是为真正的革命者——“三八式”老革命、老军旅文人、资深新闻战士——苏远先生的影视剧专辑写序言，实在是心虚气短。然而，我又理应不能推辞，那是因为在他从省广电厅厅长的岗位离职之后，我开始走上一拖公司“广电”岗位。于是，我俩开始了忘年的深交。

记得90年代初，中央电视台节目刚刚上星，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党政领导命令我北上京城，争取到第一批国内特大型企业 CCTV 卫星电视节目落地权。那时，已知天命的我心里十分清楚，完成这一使命绝非易事。因为首批落地权只给各省和少数具备 CATV(有线电线)系统的市级有线电视台。当时在国内外，企业建立有线电视台寥若晨星，尚属新生事物，受到冷遇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果不其然，北京之行，虽说历尽磨难，但最后仍是无功而返。返途取道郑州，见到苏远老人。苏老虽已年近八旬，但对洛阳这个他曾奋斗过二十余年的故土，对他曾领导过的拖拉机城的员工依然关怀备至、热情有加。当时一拖有线电视网络已初具规模，不仅起着稳定

一方的功能,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主导着一拖近 20 万职工家属的业余文化生活。苏老了解这一情况后,不仅急我这个在企业“广电”岗位上的晚辈之急,帮我出主意、想点子、指点迷津,更不顾自己年事已高,多方奔走呼号,几经周折,广电管理部门终于理解了特大型企业的特殊性,一拖终于获得了电视节目的落地权,与一拖同时首批获得 CCTV 节目落地权的还有一汽、首钢、大庆、宝钢等特大型企业。当日,一拖集团公司自己的传媒火速以“刚刚收到的消息”告知 20 万父老乡亲。于是,十里拖拉机城内,人们奔走相告,一片喜庆。在这件事上,苏老不违犯原则,认真地听取基层单位的意见,及时和上级主管部门沟通,这种工作方法的确使我受益匪浅。而苏老的和蔼、真诚和耐心让我非常感动,从此我们成为忘年之交。

还有一例私情记录在后:大约是 1993 年,时下职称颇为时髦,我一介凡夫俗子自然不能脱俗。由于家境贫寒,无钱读书,文凭无金可含。虽混得大专水平,若评副高,几重关卡要过。好在破格五条,条条沾边儿。当年被拿下,打入另册;第二年总算报至省会。苏老知道后,晚生的私事竟也放在心上。当他得知顺利过关后,立即提起电话告知予我。他老人家的原话是:“吴英杰,你的

副高职称通过了。别人告诉我的时候,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!”顿时,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,哽咽在喉,说不出话。也许是为了终于评上了职称,更重要的是为他老人家那句“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”而感激涕零。那时,他已近80高龄,我——一个小他20多岁的晚辈,工厂“小秀才”,又无文银、烟酒递送,他竟如此把我放在心上。苏远——就是这样一位注重情意、德高望重的人。凡是与他有交往的我所有能接触的人都说,苏老是位大好人,干部中这样的人太少了!他们中有干部、工人、农民。

眼前放着苏远先生于2001年5月出版的29万字小说集《青天有几重》和即将出版的几十万字的电视剧专辑,苦思良久,钦佩之情充塞在胸。我在想,耄耋之年的苏老是多么的富有啊!他拥有巨大的精神财富,人品财富,朋友财富,弟子财富。这是当今许多人所不能拥有的。苏老是多么幸福啊!借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本篇的结束语:“我对他需仰视才见。”

祝愿苏远先生一生平安!

吴英杰

2002年元旦

目 录

捉豹人	(1)
血染的契据	(43)
金凤凰	(74)
评金凤凰	(119)
寻找李泊涛	(122)
工蜂	(152)
风雨流年	(216)

捉豹人

(电视剧本)

编剧：苏 远

1. 山坳里

一辆摩托车沿着两山之间的平川驶去。山上岩石林立，树木茂密。

三个人骑在一辆摩托车上，嘎地一声停在山下。一个叫黄镖的人对坐在后座上的两个年轻人指指山上，表情有些惊恐。

黄镖：就是这山上，豹子很多……你们打死一个给我，每个人五千元就可拿到手。干吧，我走了……

青年甲：黄哥，这可是玩命的活儿，五千太少了！

青年乙：打死珍稀动物听说犯法，叫公安逮着，还要判刑坐牢呢……

黄镖：那好，不想干就咋来咋回。到手的钱不挣，傻瓜蛋！

陈卫：黄哥，能不能再加点……？

张强：是啊，黄哥。万一让金钱豹咬死了……

黄镖：又嫌钱少，又怕死……那好，我去找名满全国的老英雄去。一个穷老汉，给他几百元钱，他都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。说吧，二位老弟，干还是不干？

陈卫、张强面面相觑，心情复杂，沉默不语。

黄镖口含手指，向山角处发出长长的一声哨音：“啞……”

2. 山角一窝棚

一山民钻出用树枝搭的窝棚，他向山坳鬼头鬼脑地张望着，发现黄镖，复又钻进窝棚。

3. 山坳处

陈卫见状，警惕地问道：那人是要干什么的？

黄镖：放心，都是我的哥们儿。你们不愿干，愿干的人多了。

山民提着塑料袋跑来。

黄镖：老六，有货吗？

山民：有货！有货！

山民蹲在地上，急忙解开塑料袋。

山民：黄老板，你看——六个熊掌，三个熊胆。我都等了你两天了，也不取货来，真怕公安来抓……

黄镖：货不错，干得好。这样，六个熊掌 600 元，三个熊胆 300 元，一共 900 元。

黄镖从钱夹里取钱，递给山民。

黄镖：喏，多给 100 元，这是 1000 元，数数！

山民喜出望外，向手指吐唾沫，喜笑颜开地数钱。

山民：谢谢黄老板，谢谢黄老板！

黄镖：老六，下次的货多送点，钱，我也会多给的。如果能捉住豹子，你一辈子都不愁花钱！马上就成了万元户！

山民：豹子可不是好逮的。前几天就是在那山上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爬到树上，豹子非把我吃了不可。那饿豹子在树下盯了我两天两夜，最后才离去。黄老板，我们这十里八乡没人敢捉豹子……

黄镖：谁说没人敢捉，这两位兄弟就敢捉。他们是武术学校的。

山民：哼！武术学校的有啥了不起，你们有武艺，我问你们有豹子胆吗？面对面空手打死豹子，除了常大力老汉敢打，其他人还没从他娘肚子里生下来呢！就凭你们两个瘦猴子，还不够豹子美餐一顿呢，哈哈哈！

陈卫、张强受不得羞辱，举拳向山民打去。山民一手捉住张强胳膊，一脚向陈卫腿下扫去，将其摔倒在地。

山民：你们还嫩点。在这山上敢和我老六叫劲的只有常大力，可惜他成了棺材瓤子啦！

陈卫、张强气愤至极，双双使出招数复又向山民打去，均被山民打倒在地。

黄镖：好了，好了！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各位哥们儿都是我的朋友，从今后大家都是朋友。跟着我黄镖和野兽打交道，我发财，各位也发财！

陈卫：黄老板，三天以后在此见面，保证捉住一个豹子见你！
张强，咱们走！

黄镖：好样的！丑话说在前面，有枪眼的豹皮，我出价可要大打折扣。

陈卫：笑话！谁用枪打都不是他娘养的。

山坳里响着黄镖“哈哈哈”的笑声。

4. 常大力家

四方院子里，一棵大槐树下。常大力坐在树阴下，手捧一张《光明日报》边看边念出声。

常大力：八十多高龄的常大力，日前……老伴儿，这是个什么字，俺都不认识？

常大力的老伴正在树下修箩筐，凑过来辨认报纸上的字。

老伴：这不是徒弟的徒吗……一辈子收了那么多徒弟，连个徒弟的徒字都不认识。

常大力：就你能！……八十多岁高龄的常大力，日前徒手在太行山上捉豹子。据说，老人一生所捉豹子的数量已超过 100 个……

老伴：你咋不往下念了？

常大力：珍丽啊，过去报纸登我常大力捉豹子的事儿，我能几天睡不好觉。现在国家号召保护动物，对打死动物的人捉住了还要判刑……

珍丽：前些日子是政府让你上山捉豹子的，又不是你偷着打的，那犯什么法呀？！真是的！

常大力：虽说是政府让我为民除害，而且三番两次登报说我是捉豹老英雄。和人家爱护动物的人比比，我这心里总像打翻了五味瓶，不知道是啥滋味儿啊……

传来敲院门的声音。

常大力：珍丽，快去开门。

陈卫、张强走进院子，深深地向常大力鞠躬，并将精品盒装枸杞子递给常大力。

常大力：小卫，小强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

陈卫：常大师，我俩趁武校放假去宁夏度假，给您老带些枸

杞子,您喝了壮身明目,可多打些豹子,为民除害呀!

张强:是的,我们是孝敬您来了。

常大力:你二人有话直说,肯定有事找我。能办的俺一定办,不能办的俺一定不办。

陈卫:你说吧,张强!

张强:陈卫你说。

常大力:肯定遇到大事了。别怕,说吧!

陈卫:是的。我们想请您上山教我们打豹子!

张强:打死豹子,我们给您钱,不会白打。

常大力:你俩鬼迷心窍,那豹子是随便打的吗?还要给我钱,一定有鬼!是不是动物贩子让你们来的?

陈卫:您咋知道?

常大力:动物贩子快把我家门槛踢破了,全叫我骂跑了。你们不学好,我可饶不了你们。

张强:常大师,现在是见钱眼开的世道,您是全国闻名的捉豹英雄,一百多个金钱豹死在您老手下,要是现在,您一定是百万富翁!

常大力气愤异常,双手捉住两个人的衣领,几乎将两人提了起来。

常大力:学坏了!简直学坏了!给我滚!

两个人狼狈地向院门走去。

常大力按捺气愤,让老伴叫回陈卫、张强。

珍丽:你这个脾气比豹子还暴……小卫,小强,常爷爷让你们回来,别生他的气。

常大力:来,坐坐坐!我给你们讲讲捉豹子的故事。就从我捉到的第一个豹子讲起,那是1930年的事了。

5. 常大力师傅家(回忆)

年轻时的常大力腋下夹着卷起来的一张豹子皮,从房外走进低矮的瓦房内。木床上,躺着一位年老的病人。年轻的珍丽正在给老人喂药。

珍丽:大力哥,豹子皮卖了没有?

常大力:没人愿买,在街上遇到阎家的人,又催租子呢。

王一山抬起头来说:那会中。大力,还是得快些想法子。你没看阎裕信那副凶相,能饶过你吗?

常大力:不行,就跟他拼了!

王一山:傻小子,能拼过他吗?还是少惹点事吧。豹子皮一时卖不出去,那拿几件衣服先到当铺里当点钱……

常大力:那能当多少钱。

王一山:还一点,总好说话些吧?唉,这日子真难熬呀!

王一山瞅了瞅常大力,又瞧了瞧珍丽,用手吃力地支撑着身体坐了起来,叫道:“大力,过来!你也来呀,珍丽!”他拉过珍丽的手说:“孩子,爹想过多时了。爹的病怕是难好,万一有个三长两短,你就跟着大力过吧……”

珍丽痛哭失声:爹!……

她和常大力一齐跪倒在王一山的床前。

6. 王一山家门口(回忆)

阔少打扮的阎裕信和狗腿子耳语了几句,敲了敲门。

常大力开了门。

阎裕信没言语就和狗腿子往里闯。

7. 王一山家(回忆)

进门后的阎裕信停住脚,赶紧掏出手帕捂住鼻子。

狗腿子直冲到王一山的床前,皮笑肉不笑地说:王一山,钱准备好了吧?!

王一山支撑起身体对阎裕信说:大少爷,您看,我有病,天又冷,卖艺出不去,借钱又无门,实在对不起,请您再宽限两天,到时准给您。

阎裕信:“没钱吗,那好说”他放下捂鼻子的手,阴险地笑了。

狗腿子:王一山,大少爷的意思是让珍丽上少爷家当丫环,顶了债就行啦。

王一山气呼呼地:什么,珍丽,不行……

常大力怒气冲冲地:你们想干什么?!

狗腿子:干什么? 要钱!

常大力:要钱给钱嘛,提珍丽干啥。

狗腿子伸着手:拿钱来!

珍丽:俺爹不是说了吗,过两天就给!

阎裕信:老子现在就要。

狗腿子:拿来呀?!

常大力撸了撸袖子对着阎裕信:姓阎的,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了! ……

狗腿子缩着脖子:咋,你想动手!

阎裕信:好小子,等着瞧! 咱们走!

二人溜了。

王一山:大力! 惹下事了……